

新时代之歌

一场颁奖典礼,感动万千观众。在“感动中国·2018年度人物”颁奖仪式上,一对耄耋老人捐款千万元的善举备受关注。他们是来自空军的离休老干部,女主人公名叫马旭,其老伴叫颜学庸。他们把一生的积蓄全部捐献出来,用于家乡的“精准扶贫”和教育文化事业。给他们的颁奖词这样写道:“一点一滴积蓄汇成大河,灌溉一世的乡愁,你毕生节俭,只为一次奢侈,耐得清贫,守得心灵的高贵。”

这是怎样的两位老人?千万元从哪里来?他们有着怎样的生活经历?带着种种疑问,我们踏上南去的列车……

在武汉黄陂一隅,绿荫掩映中,有一处低矮简陋的房屋,这就是马旭的家。

推开马旭家的房门,迎上来两位老人。今年已有87岁的马旭老人个头不高,瘦瘦小小。老伴颜学庸,一件深蓝色棉袄已然褪色,但整洁干净。

难以置信,这是一对军队离休老干部的家。走进堂屋,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,摆放着一些几十年前的老旧家具:一个塞满书和杂物的老书柜、几只红漆斑驳的大木箱,一张不是很稳当的小方桌,一台显露出锈迹的柜式冰箱……两位老人住在里屋,一张上世纪六七十年的木板床占据了大部分空间,四壁围满了老旧的书柜……

走近南屋,房门前地上堆放着土豆。老人说,这是他们每天早上必备的早餐,几个土豆,一杯牛奶。而主餐多是煮:把几种菜切好,放在锅里一起煮,再放点盐,这既是冷盘又是“热炒”。常年这么简单甚至是清淡的饮食,营养够吗?我们问。两位老人笑着说:“我们是医生,吃得虽然简单,但摄入量能够满足身体的基本需求,再说少吃一些油盐或者大鱼大肉,反而有利于身体健康。你看我们都80多岁了,身体还不错吧。”

屋外的小院有一块用栅栏隔开的菜地。“我们平时都是自己种菜,这样既能节省买菜的钱,也能锻炼身体,一举两得。”颜老告诉我们。

马老接过老伴的话说:“别人认为我们很艰苦,但我们觉得很满足。现在生活多好啊,我小时候家乡被日寇侵占,老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。父亲去世得早,母亲只有一个念头——想尽办法让我们活下去……”家乡的贫穷深深地印刻在她的记忆中。

1947年,不满14岁的马旭参军到了部队。马老感慨地说:“参军改变了我的命运,在部队吃得饱穿得暖,也让我懂得更多的革命道理。是党和军队培养了我,那时我就想,有朝一日我一定要为家乡出一把力。”怀揣着这样的心愿,这个小女兵从入伍后的第一笔津贴攒起,向着自己的目标努力。后来,马旭选调到某师医院工作,在那里,她邂逅了后来成为她丈夫

的颜学庸。结婚时,两位青年军人有了约定,把家庭开支减到最低限度,“毕生节俭,只为一次奢侈”,要把节省下来的钱存起来,实现心中的夙愿。

一诺千金,一诺半个多世纪。马旭说着,一脸的满足和幸福。

我们注意到马旭作训服领口露出的一圈红色。马老露出里面的小棉袄给我们看,大红色和艳黄色相间的小棉袄,很合体。虽然棉袄依然鲜艳,但袖口已露出毛边和花白,看得出这件衣服已有些年头了。马旭动情地给我们讲起棉袄的来历:20多年前,马老的一位老战友委托在外出差的女儿来看望她。当女孩目睹马旭如此清贫的生活时,流下了眼泪,临走前特意赶到市区买了这件红棉袄送给马老。20多年过去,这件小棉袄褪色了,老旧了,但仍为马老抵御着冬日的风寒,也让她回味着战友深情。

马老脚上的一双黄色长筒靴也是件“老古董”了。“我们俩平时都是穿以前在部队发的老军装,这些衣服鞋子质量好,能够穿很久”,谈起穿着,马老给我们算了一笔账:“部队的胶鞋质量好,穿个三四年也穿不坏,有时磨破了,还可以让附近修鞋的帮忙补一补。”马老告诉我们,这么多年她和老伴基本上没有去商店买过衣服,仅有的几次,还是前来探望的亲戚硬拉着他们去的。马老指着脚上磨破皮的长筒靴说,看看这鞋,我都记不清年头了,不过破了补一补,这鞋子还能穿个十几年。

看上去老人的衣着简朴甚至有些寒酸,可老人脸上那平静的淡然让我们相信,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选择和生活方式。

马老家小院里放着一辆小自行车,是两位老人多年出行的伙伴。“您还能骑自行车?”看着马老那瘦小单薄的身体,我们不免有些惊讶。马老说:“你们不用担心我的身体,我现在还在学拉丁舞呢!”说着,她做了一个扭动脖颈的舞蹈动作,很是灵活。我们一起笑了。“我和老伴每天上午吃完早饭,都会骑车去操场上锻炼身体。部队里的擒俘拳和军体拳,我们每天都会打几遍。”

两位老人对物质生活标准低,但对工作却是高标准,严要求。

提及青春岁月,马老拿出一件作训服。看得出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冬季伞兵作训服。青年时期的马旭云雷踏浪,青春在伞花中绽放。作为空军所属部队一名女跳伞队员,这件作训服见证的是她的青春风采和不懈追求。

几十年过去了,厚实的作训服陪伴马老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,原本的军绿色也已经褪成灰色,只有内兜上还留有一个淡红色的军工厂印章。多少年过去了,马老对这件衣服的喜爱不改当年。马

老穿上作训服,利索地系着每一粒扣子,原本瘦小的身躯顿时挺拔了几分,脸上神采飞扬,仿佛又回到了意气风发的青春岁月。我们不约而同地脱口赞叹:“马老真精神!女跳伞队员的风采不减当年啊!”

“真的吗?”马老像个小姑娘一样开心地笑了,笑得那样甜……几年前,82岁高龄的马老专门赶赴湖南参加了一次滑翔伞飞行,20多分钟的空中操纵让她心潮澎湃:“飞起来的一瞬间,又体会到了当年在空中飞翔的感觉,很棒。”

一件伞兵作训服珍藏着青春,也成为激励马老不断进取的力量。我们注意到,马老家真正“值钱的”还是书。小院南屋摆放着两个朱红色的旧书柜。上面的每一本学习资料都用自制的牛皮纸封面包裹着,书脊处用黑色水彩笔标注着书名。这些年来,两个人在军内外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和体会,撰写的《空降兵生理病理学》和《空降兵体能心理训练依据》,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。

“在我的感觉中,自己从来没有退休,总觉得时间不够用。”马旭和老伴始终心系部队,着眼解决官兵们的实际问题。比如,伞降着陆时的瞬间冲击力容易造成战士脚踝扭伤。为了减少部队训练伤发病率,马旭和丈夫萌生了一个想法:研究一种预防跳伞训练伤的护具。马老告诉记者,研究这种护具的时候她已经有50多岁了,为了验证防护效果,老伴和她一起戴着护具跳伞数十次。最终研制出了充气式护踝,使用的时候套在脚踝上,充气以后就像皮球一样,可以缓冲,落地之后把气放掉,不影响运动。这项发明后来还获得了国家专利。接着,他们还针对空降兵高原跳伞发明了高原供氧背心。

值得一提的是,两位老人研究发明获得的报酬,连同工资一起存进银行。银行里又多了一笔钱,老人的心离梦想又近了一步。

我们看到,两位老人的书房、卧室的桌上、墙上,凡是屋里显眼的地方到处贴着用粗黑笔写的外语单词。原来,马老还有一个梦想,那就是报考研究生。谈起考研,马老来了精神:十年前她决定报考研究生,经了解像她这种条件,必须在研究生课程班学习两年以后才能报考。当时已经76岁高龄的马老赶到武汉大学报名,导师一开始因为她年纪已高,不同意让她入学。一心向学的马老没有轻言放弃,几次前去向导师求情,最终如愿被学校招收,成了课程班上年龄最大的学员。两年后,从课程班毕业的马老报名参加研究生考试,目标瞄准了武汉同济医学院,后因外语10分之差失之交臂。但马老并不甘心,去年课程班的导师特意打来电话,鼓励她今年再尝试一次,这位87的老人正在积极复习备考。

2018年金秋时节,湖北黄陂一家银行走进了两位满头银发、衣着简朴的老人。在当地派出所民警和工作人员的见证下,一笔300万元的捐款从湖北的木兰山寄往遥远的哈尔滨木兰县……

前不久,马老和木兰县政府签订了一份“捐款1000万”协议。1000万是她心中默默追求的目标。从1元攒起,马老倾其所有,把1000万全部捐给家乡木兰县,为家乡“精准扶贫”和青少年教育,送上一份大大的礼包。这是她和老伴毕生的积蓄,更是她一生的情感倾注。

马旭居住的地方是湖北著名的木兰山下,看到木兰山就想起自己的家乡木兰县。“没有家乡送我参军,哪有我的今天,我心里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努力,为家乡做一件能拿出手的事。”对于马老来说,乡愁是抹不去的情和爱,特别是对于一名军人来说,乡愁是连着生命的存在。虽然离开家乡多年,但马老一直都在关注着家乡的消息,改革开放40年来,家乡的巨变让她兴奋不已。近两年,马老在报纸上看到家乡“精准扶贫”的消息,她立刻萌生了一个念头:我也要响应国家号召,为家乡的青少年教育做些事。怀着一颗感恩之心,马老等来了“报恩”的机会。

去年9月,联系上木兰县教育局之后,马老前去银行捐款。银行工作人员见马老年纪已高,转账金额又太大,担心老人受骗便报了警,直到派出所民警前来才核实了身份。也正因为这个美丽的误会,马旭老人的事迹才广为为人知。

在木兰县政府的文件里,我们看到这样的字样:按照马旭同志的意愿,捐款将用于教育文化等公共事业建设,从现在开始启动前期工作……鉴于马旭一家的突出贡献,木兰县政府授予马旭夫妇木兰县“荣誉市民”称号,武汉黄陂区也把马旭一家评为“最美家庭”。慕名而来的拜访者逐渐多了起来,但马旭夫妇的生活还是一如往常。

连存款利息都捐出去了,不给自己留些备用吗?我们还是直接向老人提出了这个问题。“我和老伴都有离退休工资,看病也有国家和军队保障,物质上的享受我觉得不需要追求太多。”马老淡定地说。“再说,和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相比,我们能活着就是无比的幸福。人的一生是有限的,而为祖国贡献是无限的,只要生命不息,就得奋斗不止。”这是马旭的心声吐露,也是她真实生活的写照。

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的两位老人也告诉我们,幸福是一种相濡以沫,其与物质享受没有直接关系,那是属于两个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,是一种彼此能够读懂的坚守与默契。

他们的内心中有一座城,一座清贫却富有的城。

乡情一缕

温暖乡愁,深情凝望

风儿吹来,吹起我和家乡的对白。往事如风,家乡侯家寨,地处燕山南面,四季如风。

家乡的风从前冷。冬天,绵延的长城横亘在燕山山脊,皑皑白雪,一派北国风光。童年的我却丝毫感觉不到冷,因为身上穿着母亲早已缝制好的厚厚棉衣,还有屋内从灶膛拨出来的一盆火炭;父亲从别处弄来废弃的煤干石,生起炉火,这样可以保证土炕一晚上不凉。

上小学了,父亲要求我不能逃课,告诫我念书是我当下的本分。每天放学回家和星期日帮家中干农活,也是我必修的一门功课。晚上,一家人坐在炕上点着煤油灯剥花生,为粮油和明年的春种做准备;星期日背上柴篓去山上拾柴,用以解决家中的做饭和取暖问题。尤其在寒假期间,得把秋天收上来的玉米秸剥成玉米秆,来年春季做菜园子的篱笆用,一直得干到临近春节才能休息。

寒风袭来,“不许逃课”“勤俭持家”“凡事要提前做好准备”等家训言犹在耳,那是父母树立的“家风”。

家乡的风从前柔。夏日,村西的麦田早已抽穗,村东的花生秧长势喜人。少年的我每天放学回家就得拿上篮子到田野里去打猪草。经过母亲的传教,我早已熟知猪爱吃什么样的草。每每提着满满一篮猪草回来,就像完成当天的“家庭作业”。

放暑假,我更是每天泡在庄稼地里,一遍又一遍地给庄稼除草。那时候没有除草剂,清除庄稼里面的草全靠人工完成。酷暑烈日下,汗水浸湿了衣衫,我却丝毫不敢懈怠。

麦收的季节几乎让人体力透支。从割麦到打捆、铡麦再到打麦和晒麦一气呵成,没有几天的工夫不成。一次在晾晒麦子时,突然变天,我、哥哥和父亲要立刻把摊开的麦子收起,时间紧,光靠我们仨肯定难以完成,父亲让我赶紧去未过门的“嫂子”家求助。由于在“嫂子”家耽搁了时间,回来晚了,父亲的训斥像山洪暴发一样:“如果麦子被雨淋了,就会发霉,一年的活白干了,到那时你给我找妻子去!”父亲的责怪中夹杂着训斥。也许是养家的不易和沉重的家庭负担,使父亲形成了这样一种性格:不允许浪费任何东西。

风和日丽下也会突然暴雨倾盆,那是父亲严厉的目光和话语,要求子女们做事要尽善尽美。在严厉的要求和管教中,我慢慢成长。

家乡的风从前暖。春日,田野里的麦苗伴着孩子们的嬉笑茁壮成长。杏花、桃花、梨花竞相争艳,给宁静的山谷带来勃勃生机。土地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实施后,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。

春寒料峭,却挡不住农民劳作的热情。父亲当时很有经济头脑,承包了大片板栗树。每到秋天,我和哥哥利用秋

山寨的风

孙宝生

假的时间负责捡栗子。捡栗子是一种纯力气活,每棵栗树都要先攀爬上去把熟了的栗子打下,然后下树去捡,一棵接一棵,直到捡完。饿了,我就用生板栗来充饥,吃生板栗不容易消化,我的胃病也许就是那时落下的,不过能吃苦的性格也是由此养成。

高考结束后,我没有考上大学,就参军到了部队。在军旅生涯中,不管从事何种行业我都能适应,这些也得益于我小时候曾经得到的锻炼。后来当上连、营主官,母亲一直教导我,对待战士要像对自己的兄弟一样。他们远离父母,人生地不熟,要在生活上多关心他们,这样他们才能在心里尊敬你这个兄长,干什么工作也就顺利了。

春风化雨,润物无声,父母的言行,影响了我一生。

四

家乡的风现在清。秋日,禅林寺金黄的银杏叶挂满枝头,犹如片片信笺,承载着亲人们的思念;开发后的大石峪、古长城更显宏伟雄壮,巍峨地屹立在燕山之巅,见证着历史和时代的变迁。

秋天是农民最高兴的季节。哥哥告诉我,现在家乡生产的板栗不仅在本地的食品加工厂,还出口到世界各地。淳朴的农民用他们特有的方式传递着丰收的喜悦。

中秋节回家,走在新铺的柏油路上,一幅幢红砖瓦房映入眼帘。新换届的村支书告诉我,村里的矿产资源比较丰富,在市场经济的引领下,全村从事矿产的企业较多,最多的时候有大小五六十家,带动着家乡的经济迅猛发展,家家都盖起了新房,有的甚至盖起了小洋楼,轿车成为家庭的代步工具已非常普遍。现在为响应国家环保政策,全村经济正在转型,一些以前开办矿产企业的企业主在本地或外地搞起了旅游服务。一个县级市,目前有5A级景区一家,5A级以下景区七八家,大山正在以它特有的资源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。我登山远眺,山寨风光尽收眼底,顿有“绿树村边合,青山郭外斜”之感。

山寨的风温暖清新,永远抚慰着我的心扉。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桥的童话

胡勇

一次有意的到来  
与马鞍山无意间相逢  
桥,跨越北盘江  
五百多米的高度  
这是怎样的一个童话

谁让飞越的鸟儿高歌  
那是时空承载桥的童话  
桥!此刻,她不是桥梁,  
存在抑或虚无,已不见  
看:山与山隔着峡谷,相互倾诉

曲线与直线,颤动的弦  
共性与个性,为雄伟而惊叹  
看见的是现在的辉煌  
听见的是风的呼啸  
不曾消逝之奋斗的强劲之风  
勾起另一记忆,一个童话  
穿越,在桥的童话中永久地穿越



闪光的名字

李龙年

一声惊雷,炸醒了我的梦境  
蓝色天空在旋转  
木棉树在旋转  
九零后,青春的璀璨在旋转……

曾自以为不再颤栗,却又强烈颤栗  
祖国,你的心被弹片击中  
英雄壮富国,撕开青春  
用微笑和阳光为你包扎伤口……

凝视网络上你的戎装照片  
阳光般笔直,朝霞般闪亮  
我用最心爱的笔一遍遍写下:  
社——富——国……这支笔啊  
曾擎着烈焰书写:董存瑞、黄继光、邱少云……  
一个又一个闪光的名字  
今天,它又就着时代强音  
写下:中国,贵州,杜富国……

冬天了,我要用你的名字取暖  
富裕了,一个民族要用你的名字强身  
也许,在爱情面前你满怀羞涩  
但是,在祖国与生死面前  
你以赴汤蹈火的从容  
为中国军人,为新时代青年塑像

雪片般的祝福把时间淹没  
祈祷的鲜花一直连接春天  
十几亿目光注视一个名字  
一个民族热爱自己的英雄  
一个民族便有了挺立世界的脊梁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士兵生活真是诗情画意,40多年过去了,那一幅幅刻骨铭心的画面还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。

那泓清澈见底的溪水犹如一阵清风。连队驻扎在一座山上,在山腰小溪经过的地方用石材围了一个大水池。这一池水是一连士兵的日常洗刷用水。每天训练或施工或种田结束后,战士们就围着水池洗衣服、涮解放鞋。一边洗涮一边聊天,水池边不时地响起爽朗的笑声。最热闹的是夏天,夜间训练结束后,战士们舀着水池里的水恣意地相互泼洒,那清凉的水泼在身上,酣畅淋漓,犹如清风拂过。几盆水浇下,浑身轻松痛快,训练的疲惫便随风而去!遇上有月之夜,我们喜欢洗月光浴。皎月在天,水池边明如白昼,月光下一个个矫健的身型清晰可见,“月光浴”让夜间的山洼洋溢着军人的豪情与士兵的阳刚气息。

那印满脚印的操场是刻在我心底的画。连队的操场就在营房的东侧,是一块长方形的空间,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。每天清晨,起床号一响,我们便迅速穿好军装背好武器来到操场。“稍息,立正,向右看齐,向前看,报数,一二三四五六七……”无论是紧急集合还是越野跑步,去营部会操还是观看电影,出发点都在这个操场。士兵的生活,每一天都是朝

士兵时光美如画

俞富章

气蓬勃的出发!操场不是战场,但它是提升士气和战斗力的训练场。操场上,不仅有飒爽英姿,更有一往无前的精气神。操场的上空,常常回荡着威武雄壮的歌声和呼喊声。操场十分简陋,没有草坪,没铺塑胶,有的是满地的脚印。那是我们穿着解放鞋在雨天训练时留下的脚印。这些坚定的脚印,既像是一种见证,更像是一幅图画,展现着一种顽强昂扬的力量。

一条幽静的小路蜿蜒入山,犹如一首小诗。连队守卫着山腰里的一个弹药库。武器是战士的生命,为弹药库站岗便具有了一种神圣感。从连队到弹药库,需要经过一条山路。山路蜿蜒、狭窄,路两边都是松树和山石,白天清幽,晚上寂静。我刚到连队的一段时间,每次半夜里去弹药库换岗,心里都有点紧张。尤其是再遇上夜雨,风声雨声在松林间发出种种怪声,让我心中发毛。不过,几次走下来,我不仅练出了胆子,还喜欢上了这条山路。山路上可以欣赏到春天的迎春花、杜鹃花,夏天的忘忧草、彼岸花,秋天的槭树叶、松果,冬天的红杉树、腊梅花。那是一条四季分明的山路,一条充满诗意的山路。半夜时分,站在弹药库前,可以远眺到海上的航标、渔村的灯火,还有辽阔海上那皎洁的明月和闪烁的星星;白天可以看到海面上桅杆高耸的渔船和盘旋的海鸥。

不久前,我又一次梦回连队。在梦中,我肩扛冲锋枪,在月色中穿过松树林,面向大海站了一班岗。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梦啊,我这个老兵真不舍得从梦中醒来。



陋室铭 (油画)

卢苇作

长征

第4448期